

精進家園 「无为」的智慧

传统文化的
中国智慧

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
翟志成教授



「无为」是整个道家义理系统的核心。道家的「无为」，主要是针对儒家的「有为」而发。无论是儒家克己修身的「内圣」之学，或者是齐家治国的「外王」之学，一刻都离不开「有为」。

不过，儒家任重道远至死方休的「有为」，往往会因「仁不足」而「力不足」，渐渐变成了不堪负荷的苦役或苦刑，而不能不流于「虚伪」与「造作」。因其虚伪故「不自然」，因其造作故「不自在」，而因其不自然与不自在之故，遂演化成了一套束缚个体生命的桎梏。先秦道家的哲学「无为」，便是要解除此一套束缚个体生命的桎梏。

先秦道家的「无为」，并不是如一般人望文生义，乃系「不做事」或「不活动」的意思。「无为」的真意，虽有知止、知足、少思、寡欲的意涵，但究其实还是强调「师法自然」或「顺其自然」。在先秦道家看来，任何对自然的妄加干扰或更变，都只会造成事与愿违和适得其反的恶果。正因如此，先秦道家的「无为」，便涵摄了由外到内的两个作用层。就其作用的外层而言，道家的「无为」便是「辅万物之自然」；就其作用的内层而言，道家的「无为」便是「顺人性之自然」。易言之，「无为」的作用，便是对外在于身之万

事万物以及内在于心之人性的自然发展，决不妄加干扰或更变。正因为这种干扰或更变，无论是出于任何动机，对于事物和心性的自然发展，都会是一种妨碍或扭曲。这种干扰或更变，当然是愈少愈好。先秦道家习惯上把这种干扰或更变称之为「有为」，把「有为」的反面称之为「无为」。愈「有为」便愈会妨碍或扭曲了物性与人性，因而也就愈发做不成事；愈要把事情做成做好，便愈发不能「有为」。一句话：坚持「有为」便会什么事都做不成，坚持「无为」却反而能把任何事都做成了。此话听起来虽有点荒诞不羁，但却千真万确成了先秦道家哲学的吊诡。用《老子》的原话，就是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」

「损之又损」是先秦道家独持的修养功夫。究其大要，就是要把儒家妨碍或扭曲物性与人性的「有为」——包括「自见」、「自是」、「自伐」、「自矜」，以及各种虚伪和骄吝，还有形形色式的执着、黏滞、生命的纷驰和意念造作等等——通过不断的「损之又损」，将其彻底洗涤化除干净。一俟「有为」被彻底洗涤化除干净之后，一种新的境界便于兹朗现。此时我们的心，便会变为一面一尘不染的「明镜」：任凭心内和心外的万事万物倏忽来去千头万绪，我们胸中的「明镜」，都能一一如实地呈现出事物的本相（「物来乃鉴」），以及顺其自然的因应之道（「应物而不藏」）。

由于明镜在胸而妙用无穷，我们便不但能把许多扭曲物性与人性的「有为」予以截止或摒弃，而且还可随顺和因应人性和物性的自然发展规律，取得事半功半的最佳效果。只有「至于无为」，才能「无为而无不为」。先秦道家对「有为」的逆向思考，诚然为深陷在「仁不足」而「力不足」却又必须「有为」的困境中的儒家，提供了一整套离系解缚的思想方法。儒家「仁不足」而「力不足」的困境便因兹得到极大的纾缓和救济，而疲弊的「周文」也因其「虚伪」和「造作」不断地被「损之又损」之故，再次展现其活活泼泼的生命力和蓬蓬勃勃的生机。